



郑文光
科学幻想
小说选

1

NG WEN GUANG'S

郑 文 光
科 学 幻 想
小 说 选

1

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

郑文光科学幻想小说选

(一)

*

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天津与赤峰 124 号

天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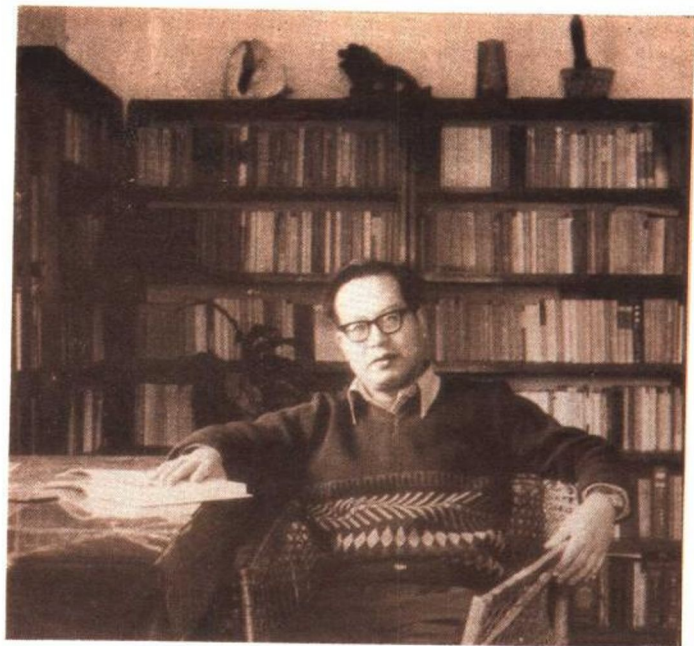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3 1/4 插页 3 字数 280 000

一九八一年三月第一版

一九八一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-31 00

统一书号：10212·1 定价：1.20 元



一九八〇年春节，本书作者在书房中。

《新观察》记者 潘德润 摄

作者简介

郑文光，现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、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、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理事，广东中山县人，1929年生于越南海防。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创作，写过诗、散文、小说、报告文学，1953年起写作科学幻想小说和科学文艺读物。1956年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五十年代，郑文光写的科学幻想小说有：《从地球到火星》（1954）、《征服月亮的人们》（1954）、《第二个月亮》（1955）、《太阳探险记》（1955），又写了中篇科学故事《黑宝石》（1956）、长篇科学文艺读物《飞出地球去》（1957）。此外，还写了近百万字科学小品和科学童话。

六十年代，郑文光写的科学幻想小说有：《海姑娘》（1961）、《野牛队的“铁门”》（1962）等，这时期还写了《夜渔记》和《潜水英雄》等报告文学作品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郑文光的科学幻想新作有：中篇《飞向人马座》（1979）、《古庙奇人》、《神翼》（1980），短篇《鲨鱼侦察兵》、《仙鹤和人》、《太平洋人》、《荒野奇珍》、《女排7号》（1979）、《史前世界》、《蚩龙洞》、《泅渡东海》（1980），还写了科学童话《失去的天国》等。

此外，郑文光还写了科学史专著《康德星云说的哲学意义》、《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》（与席泽宗合著）、《中国天文学源流》等。

答香港《开卷》月刊记者吕辰先生问

(代序)

问：郑文光先生，你的科学幻想小说在香港已同读者见面了，香港的读者很想知道你是怎样走上写科学幻想小说的道路的。可以谈一谈吗？

答：简单地说一句，我是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写作科学幻想小说的道路的。

我在越南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，从小就喜欢写些东西。我最初的作品是一篇散文，发表于1943年（那时我还是初中学生），在越南一张华侨报纸上，题目大概叫：《孔尚任与桃花扇》。后来也写过诗。1947年回国后，在大学里学的是天文学，因此，我也写些科普作品。写科学幻想小说是1953年开始的。最早的一篇叫《从地球到火星》，情节简单，也没有着意刻画人物，其实只能算作科学幻想故事，发表在1954年的《中国少年报》上，占了两个版。以后又陆续写了几篇，1955年编为一个集子出版，叫做《太阳探险记》。

问：你认为科学幻想小说的功用是什么？有什么价值？

答：这题目很大，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。而且我对科学幻想小说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。五十年代，读到的只是苏联的科学幻想小说，和儒勒·凡尔纳、威尔斯的作品，近年来，

才有机会看到欧美许多不同流派的科幻小说。我认为，科学幻想小说是古老的幻想小说（如我国的《封神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，外国的《一千零一夜》、《格列佛游记》等），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时代的新发展。它的主要特征是用浪漫主义手法，透过科学幻想这面折光镜去反映人生。因此，优秀的科幻小说往往相当深刻地（自然也是含蓄地）阐述了一种生活的哲理，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上的享受。当然，因为它涉及到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向，它也具有一定的科学启发性。有些科幻小说甚至是科学发明的前导。例如阿瑟·克拉克的《太阳帆船》发表后不久，美国宇航局就着手对“太阳风”的利用问题进行研究。科幻小说在启迪智慧，促进科学思维，传播科学的人生观和宇宙观等方面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。

问：在外国也有一些作家，如“主流派”作家，认为科学幻想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。但近年不少“主流派”作家也开始写科学幻想小说了，中国的“主流派”作家会不会也写科幻小说？

答：你所谓“主流派”作家，大概是指“纯文学”作家吧？不过我以为，科幻小说过去不大为人看得起，主要是由于作品本身。二、三十年代欧美有些科幻小说，确实趣味不高，渲染神怪、打斗、色情，但是这种状况目前已有很大改变。近一二十年来，国外科学幻想小说不少上乘之作，据我看，置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而毫无愧色。至于中国科幻小说，虽然五十年代有两三个人写过，但是真正的发展还是最近两三年间的事。中国文学界是否有人瞧不起科学幻想小说？我不知道，至少没有人公开说过。就我个人的接触经验，中国的主要文学刊物，如《收获》、《当代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北京

文艺》、《新港》等，是都约请过我写科学幻想小说的。搞“纯文学”创作的人，如郭华，听说写了一部中篇科学幻想小说，尚未发表；写过长篇小说《昨天的战争》的孟伟哉，最近也完成了一部中篇科幻小说，已在《北方文学》（哈尔滨出版）发表了一部分，题为《找寻失踪者》，我很喜欢这作品。我想，中国文学界迟早会认识到科幻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重要性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方面创作的。

问：你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小说，那么它就不是科普作品了，它们之间会有不同之处吗？不同在哪儿？

答：科普作品，是旨在普及某种科学知识的。有的科学幻想小说，虽然也写了不少科学知识，比如说《飞向人马座》，里面天文知识占的份量就不少，但是归根结蒂，是要为小说的主题思想服务的，普及科学知识不是它的目的。迈克尔·杨的《隐身怪客》，里面写到的科学知识还相当深奥，但是它仍然是通过一个故事阐明这样一个主题：为科学而科学的研究是很难立足于世的，如果科学家不清醒地看到这一点，他就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这部小说，我认为，所有科学家都应该看看，遗憾的是还没有很好地介绍到中国来。

问：你参加作家协会，是被冠上儿童文学作家的头衔。为什么中国的作协不承认有科学幻想小说作家？

答：我想，似乎不能说中国作家协会不承认科学幻想小说作家。上面说过，我在1954年发表了第一篇科学幻想故事，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次编《儿童文学选》就把它收了进去，1956年又吸收我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当时作协总会一级会员人数不足七百（另有分会一级会员），可见文学界领导人还是“承认”的。但是，为什么总把科幻小说视为儿童文学呢？

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：第一，我最初的作品就是给儿童看的科学幻想故事，后来于止、迟叔昌、赵世洲、童恩正、萧建亨等人的作品，也是给儿童看的，写给成人看的科学幻想小说，只在最近两三年间才出现；第二，中国在五十年代，从苏联引进了“科学文艺”这个名词，在苏联，“科学文艺”是指类似伊林写的、给儿童阅读的文艺性科普作品，但是到了我国，“科学文艺”的含义扩大了，竟包括科学小品、科学童话、科学幻想小说以至科学相声，于是，就有人把“科学文艺”定义为：以文艺形式普及科学知识的读物，但又把它列为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。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大家习以为常。比如，我当了二十四年作家协会会员，有关儿童文学的会议是邀请我参加的，去年我还当了作协的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，和全国儿童文学评奖委员会委员；可是作家协会召开中短篇小说会议、小说题材座谈会之类，却从来没有邀请过我——当然我不是想多参加会议，我现在的会议已经太多了！不过科幻小说如果归属于儿童文学，那么，就限制了它不能阐明比较深刻的主题和人生哲理，也限制了它采用比较新颖（如意识流）的创作手法。各个文学刊物编辑部却不是这样看，1978年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童恩正的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，去年《新港》发表了 my 《太平洋人》，《四川文学》发表了王晓达的《波》，《电影创作》发表了美国科学幻想故事片剧本《星球大战》，就都不认为是儿童文学作品。今年我还将在《当代》、《北京文艺》、《上海文学》等文学刊物上发表科幻小说。当然，我还要补充一句，我也写专给少年儿童看的科学幻想小说，今年将在《朝花》、《榕树》两个儿童文学刊物上发表两篇，因此把我算作儿童文学作家也并不“冤枉”。此外，还有第三个原因，我以为主要

是由于我们的科幻小说还太少，而且没有人从事理论研究，人们对科学幻想小说往往搞不清它的社会功能，既然“科学文艺”是儿童文学的一支，科幻小说也就归了儿童文学算了。这种状况我相信会很快改变的。

问：你的科幻小说《飞向人马座》很受国内读者欢迎，你是怎样构思这本小说的？是什么触发你的构思的？

答：《飞向人马座》的构思时间很长了。我于1954年前后写了几篇以宇航为题材的短篇科学幻想故事后，就想写一部较长的作品，是写探索遥远的恒星世界的，但是一直没有写成。因为我1957年初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工作，担任《文艺报》和《新观察》两个杂志的记者，专门写报告文学。文化大革命以后，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我不愿再搞文学创作了，于是又回过头来搞科研，当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副研究员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国家提倡科学，青少年中学科学的风气也浓厚起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派人向我约稿，写一部中篇科幻小说，我于是把过去的构思又捡起来了。不过，过去的构思是很简单的，无非是几个人去了外星球，克服种种困难，实地勘察一番就回来了。要真正写成一部刻画人物性格、情节构思能够吸引人的小说，还要下很大力量去经营。人物、情节从哪里来？只有从生活中来。科学幻想小说虽然是虚构的故事，又往往幻想的是未来，但是其实还是要取材于现实生活的。我于是回忆起五十年代（那时我自己也是一个青年）我遇到过的一些人和事。例如岳兰对爱情的忠贞，对宁业中的亲密而又很有分寸的友谊，我是亲自体验过的。我想，如果再把这种矢志不渝的崇高的爱情带上宇宙的规模，那就一定更富于浪漫色彩。特别是我看到经过十年浩劫之后，有不少青年人简直不懂得什么叫友谊，什

么叫爱情，动不动就是讲什么“四十六条腿”（指各种家具）、电视机、录音机之类的条件，因此，在《飞向人马座》中，我除了写中国青年怎样勇于克服困难、自我牺牲精神之外，更多地描写的是这种崇高的忠贞的友谊与爱情。以今天的现实生活对比，自然是有点儿过于理想化了。但我认为，科幻小说中写人物，倒是适宜于带点理想化的，这样，它就更具浪漫主义色彩。

问：《太平洋人》写得曲折离奇，在结构上也一个情节扣一个情节，想象也很丰富，你是怎样写作这篇小说的？

答：《太平洋人》的构思是另一方法。最初，想的是一个恋爱故事——“四人帮”时代，文学作品中是不准谈恋爱的，“四人帮”一倒台，恋爱又成了时髦的题材。我倒不是“赶浪头”，而是想通过恋爱故事和青年人谈谈什么是高尚的情操——这点，和《飞向人马座》倒是一致的，而且这也将是一个时期我的作品中重点的主题思想。我写的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同一个姑娘的十分含蓄而又细腻的爱情。不过，如果只是这样，就算不得科学幻想小说，因此，它就必须有一个科学幻想构思。有一天，我翻阅旧作《飞出地球去》，这是1956年写的一本关于宇航的科普读物，看到俄国宇航理论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一段话，大意说，可以进入宇宙空间捕捉小行星。这一句话触发了我的科学幻想构思。我想，孪生兄弟之一，就是一个宇航员，驾驶飞船去捕捉小行星，另一位则是海洋地质学家，论证这小行星是二百万年前从地球上分裂出去的。三角恋爱的女方原定为肖之慧——小行星研究家。但是后来，感觉到正面写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很难，因此，就换了方冰——她是不出场的，八年前已经牺牲在火星上。这样，三角恋爱故事就被推到侧面了。

至于小行星内有猿人，猿人复活，陆家骏由此想到可以去火星救活埋在那里的方冰等等，则是写作过程中逐渐涌现的。我写作时不习惯列详细的提纲，所以有的作品构思得不好，线索简单，平铺直叙。但凡构思得比较好的作品，其实都是两三个构思“合并”在一起的，不过要“合并”得自然，不露斧凿痕迹，倒是需要费点脑子。《太平洋人》在《新港》发表后，海洋出版社编的《科学神话》把它选了进去，编者序言说，这篇作品具有“复合幻想构思”，也许这话不无道理，可是，我写作时却没有存心这样想过。我有时甚至认为，如果刻意编一个故事，效果是否还能够这样？文学创作的规律似乎很难于捉摸。我想，这是由于我的文学理论水平很低，有许多问题说不清楚。

问：你最喜欢自己哪一篇作品？你除了科幻小说还有科学著述，写作的方法有什么不同？

答：我最喜欢的作品是《太平洋人》。此外，还有一篇叫《仙鹤和人》的，我也很喜欢——不知为什么，评论家们对《太平洋人》的评论很多，对《仙鹤和人》却不大注意。也许这篇作品科学构思方面不够新奇、大胆，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情节，但是我自己觉得这篇作品有它内在的诗意。北京有一位评论作者叶冰这样写道：“作者在刻划这两个人物（指《仙鹤和人》中的许立颖和郝正中）时，运用了比较细腻含蓄的语言，人物内心世界的表达也是相当美的。”（《科学文艺》1980年第一期）即将在香港出版的《古庙奇人》，我自己也是比较偏爱的：写了五万字，前后只是三天内的事，主要角色也只有五个，但是我有意识地吸收了国外“意识流”小说的某些特点，可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。至于我的科学专著，我写过《中国天文学源流》，和我的同学、天文史专家席泽宗合写过《中

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》，还写过一部科学哲学的书：《康德星云说的哲学意义》。不消说，写科学专著，与写科幻小说方法上大不相同。科学专著首先是总结自己的科研成果：对某一特定专题进行研究，积累资料，加以分析归纳，提出自己的见解。这可以说是纯粹的逻辑思维。当然，我做科研工作时，也想闯闯新的路子，例如，吸收国外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。

问：你最喜欢看哪一位作家的作品，受什么作品影响最大？（包括中外作家）从这些作家的作品，能吸取什么益处？

答：我很难说喜欢哪一位作家作品。我读书很杂，不限于文学书，也不限于科学书，中外古今，三教九流的书，我都感兴趣。例如，我正着手读《道藏》，这是道家经典著作，因为卷帙浩繁，我几次望而却步，不过现在我下决心了，读一点是一点。以文学作品而论，也许《水浒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我更喜欢一些。两者的人物都写得好，但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。

《水浒》讲究情节，人物时刻在兵马丛中、刀光剑影下活动；托尔斯泰虽然也写过《战争与和平》这样的描写大规模战争的小说，但是他即使写战争，也是从容不迫，细致刻划，并不追求惊心动魄的故事。托尔斯泰的人物真是塑造得好极了，他的细节描写也恰到好处。至于科幻小说方面，我是比较喜欢阿西摩夫的作品的。最近看到了莱伊·布拉伯利的《火星纪事》，深深为作品的诗意所激动。

问：你对中国科幻小说的前景有什么看法？中国的科幻小说有什么特色，同外国科幻小说有什么不同吗？

答：中国科学幻想小说这几年来取得很大进步，发表的作品多了，新的作者也增加了，并且受到了社会上的注意，科幻小说大都是畅销书，表明这一品种已获得群众的喜爱和欢迎。

现在，也开始注意介绍外国当代的科幻小说，我觉得，这对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。但是，在中国，科幻小说还是个新生事物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的。例如，有不少人拿对科普作品的要求来要求科幻小说，对于一些幻想色彩比较浓厚的地方，就指责它不科学；有人甚至象“四人帮”一样打棍子，说它是“灵魂出窍的文学”，这都是不利于科幻小说发展的。不过，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要看到，有的所谓“科幻小说”，确实趣味不高，连科学常识都搞错了，文学水平也十分低劣；如果是一般文学作品，大概是不会得到发表机会的，但他一说是“科幻小说”，就会有些缺乏经验的编辑上当。但是，质量低劣的东西何独在科幻小说中，其他文学作品中就没有吗？如果因为具体的、个别的作品的缺点错误就怪罪于科幻小说这种形式本身，那么整部中国、甚至世界文学史都可以按照同样的逻辑一笔抹煞了。至于中国科幻小说的特色，我现在还说不清楚，因为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各人风格是大不相同的。如童恩正文学根底较深，语言清新流畅，也比较注意刻画人物；叶永烈近年来较多为少年儿童写作，他的作品极富于儿童情趣，很受小读者欢迎，其代表作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销数已破一百万，今年以来他又从事惊险类型的科幻小说创作；严家其的《跨越时代的飞行》是一篇哲学幻想小说，思想深刻，内容也很有启发性，在中国当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是立了功的；王晓达的科学构思好，十分富于智慧的启迪，而且善于把科学构思和艺术构思结合起来，他是新作家，去年才开始发表作品，但我看过他的六篇作品（正陆续发表），都各具特色。此外，金涛、萧建亨、尤异、刘兴诗这几位也是值得注意的科幻小说作者。但是，中国科幻小说作者队伍还很小，而且，一般说来，多数作者还不

能摆脱那种旨在传播科学知识的科普作品的影响，较少探讨社会和人生的哲理。可以说，中国科幻小说还处在比较年轻的阶段。

问：外国除了文学作家写科学幻想小说外，科学家也写的。如阿西摩夫是化学、生化学家，你也是个科学家。中国别的科学家有兴趣写科幻小说吗？

答：中国现在写科学幻想小说的人，大多数原来是学自然科学的。但是中国的科学家（我是指有一定科学水平、科研上有成就的科学家）写科学幻想小说的，即使有也不多；当然，也许有感兴趣的，但是没有时间写。象阿西摩夫那样放着教授不当，专门去写科幻小说，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情况。其实，岂止阿西摩夫，世界上第一流的天文学家霍伊耳，也写科学幻想小说呢！我本人现在还不能离开科学研究，专门去写科学幻想小说，因此只好两方面都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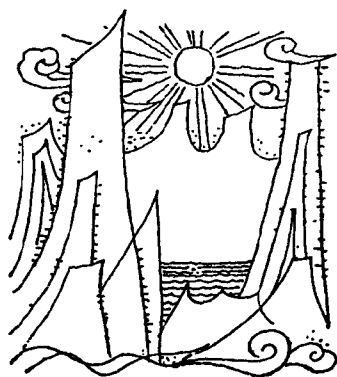
问：你认为怎样才能写好一本科学幻想小说？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内容，怎样去构思和创作？

答：这题目可就太大了。我想，科学幻想小说的基本内容应该是百花齐放的，怎样构思和创作也应该百花齐放。一个好的作家，他的每篇作品应该不雷同。所谓“文无定法”，很难用几句话讲清怎样写好一篇科学幻想小说。现在颇多作者喜欢构思一个惊险故事，当然也很好；但就我个人而论，我喜欢把功力主要放在刻划人物和细节上，我喜欢挖掘生活本身内在的美，内在的诗意。但我决不强求别人跟我一样。

谢谢你的访问，再会。

一九八〇年四月五日，北京。

史前世界	1
荒野奇珍	19
仙鹤和人	40
海姑娘	77
太平洋人	104
古庙奇人	146
飞向人马座	221



史前世界

星期六下午。融雪的天气，满街黑白斑驳，湿漉漉的。排水管里嘀嘀嗒嗒的声音总也不断。但是，天气十分暖和，毕竟春天来到了。

方立炎从工读学校走出来，望着被雪水洗净了的蓝澄澄的天空，楞怔了一会儿，才慢吞吞地向家走。两个星期的纪律严格的生活使他很不习惯，他觉得离开这熙来攘往的街道有好几个世纪了。一切都显得那么熟稔，又那么陌生。啊，呼吸一口这雪后的空气，眯着眼睛看灿烂的阳光下匆忙走动的人群，也